

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与美国霸权的变迁

宋国友

【内容提要】 区域贸易协定在东亚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可能形成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作为其外部性的表现,区域贸易协定会通过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平衡作用、同盟体系和贸易政策有效性等三个支柱而构建新的东亚地区体系。由于仍以地缘政治为东亚政策的基点,美国的应对措施可能失败。

【关键词】 东亚;区域贸易协定;霸权;东亚新秩序

【作者简介】 宋国友,1977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上海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4)07-0056-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几近停顿的背景下,订立区域贸易协定日益成为各个国家优先考虑的对外经贸政策,以至出现了地区主义的“新一波”。受此影响,东亚地区也开始加速推进以区域贸易协定的订立为标志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作为该进程的最终表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真正融合势必会外溢至政治和安全层面,并对本地区的权力分布和未来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一 区域贸易协定及其在东亚的发展

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定义,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RTA)指:“区域间签订优惠性的贸易协议,使得区域内进行贸易较区域外自由化程度高,该措施是最惠国待遇的例外。”作为国与国之间各种形式的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的涵盖范围相当广泛,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联盟,直至优惠贸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PTA)等都属于RTA。在所有RTA构成形式中,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是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历史上,包括东亚在内的整个亚洲的区域性经济

组织建制都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直到1992年,东盟才率先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计划。金融危机之后,以往被称之为RTA空白带的东亚,却在签署RTA方面呈现出快速发展和网络状的态势(见表1),订立RTA已经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外交日程的工作重点。

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得东亚RTA的激增成为必然:首先是国内因素,因为签订RTA能巩固政权合法性或推进改革。其次是地区因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束手无策,促使东亚国家认识其内部合作的重要性,而RTA是推进合作的重要手段。最后是国际因素,全球范围内地区主义盛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受挫,东亚贸易地位被边缘化的危险要求东亚国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99, pp. 589 - 627.

Raquel Fernandez and J. Perts, "Return to Regionalism: 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2, 1998, p. 201.

冯昭奎先生曾对世界范围内地区或双边FTA迅速发展的原因做了精辟的分析。参见冯昭奎:《10+3: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第22~23页。亦可参见肖欢容:《新地区主义的特点和成因》,载《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1期,第64~65页。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99, pp. 603 - 608.

家签署 RTA。

虽然与以前相比,东亚国家的 RTA 签订数量有了长足的增长,但就方式而言,几乎都以双边为主。而且与欧洲和北美洲的 RTA 是以大国推动为主导力量相反,新加坡等小国——而不是日本或者中国——才是目前东亚最为活跃的 RTA 参与者。东亚要真正成为和欧盟(EU)及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并列的地区贸易集团,区域内大国参与的多边 RTA 是必然的选择。东亚各国已经认识到此点,并正在进行实质性洽谈,除了正在推进的“10+1”外,“10+3”也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表1 东亚区域贸易协定一览表
(截止日期:2004年4月)

国家或地区	已签署国家或地区	谈判中国家或地区	提议中国家或地区
日本	新加坡、墨西哥	泰国、菲律宾	马来西亚
韩国	智利	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	东盟、新西兰
新加坡	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美国	韩国、加拿大、墨西哥、印度	埃及、智利
泰国	巴林	澳大利亚、智利、秘鲁	日本、美国、印度
中国	中国香港	东盟、中国澳门、哈萨克斯坦、新加坡	中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中日韩
东盟		新澳紧密关系协定、中国	东盟+中日韩、东盟+印度
中国香港	中国内地	新西兰	新加坡、中国广东
中国台湾	巴拿马	新加坡、马来西亚	美国、越南
越南		东盟	中国台湾、俄罗斯
美国	以色列、加拿大、北美自由贸易区、约旦、新加坡、智利、中美洲四国、澳大利亚	美洲自由贸易区、泰国、摩洛哥	马来西亚

表1 笔者自制。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ta>; 东盟秘书处, <http://www.aseansec.org/4920.htm>;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 UNCTAD, pp. 208 - 218。

“10+3”能否成功取决于中日韩三国,特别是日本的态度和决心。长期以来,由于对多边贸易的倚重和

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反对,日本对参与东亚区域一体化表现得犹豫不决。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其在东亚地区主义潮流和国内政治压力之间的妥协,因为新加坡作为新兴工业国家,不会在农业问题上与日本过多纠缠。但是,WTO坎昆会议失败等情势变化迫使日本认真考虑东亚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巴厘岛东亚系列首脑会议上,日本的态度便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日本除了同东盟签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外,还赞同并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的联合宣言》。后者确定了三国合作的基本框架和前进方向,有力地促进了东北亚的区域经贸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改变过去数年间东亚地区 RTA 订立的“北冷南热”状况,从而有利于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东亚会不会出现 RTA,而是 RTA 的订立会对东亚各国产生何种影响,其中,又以对东亚现存体系的最大塑造国美国的影响最为关键。

二 美国霸权的东亚支柱

现存的东亚地区秩序打上了深深的美国霸权烙印。冷战结束十多年来,这一点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是以绝对力量或是相对力量衡量,东亚也不会出现一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同时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兴大国。美国在东亚的霸权,主要通过三个重要支柱支撑。

(一) 在东亚事务中的平衡作用

二战后,由于受到历史、领土和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困扰,东亚缺乏共同的安全机制和社会基础。异常复杂的地区安全环境要求美国力量作为处理与邻国关系的重要砝码而存在。各国充分认识到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与美国关系的好坏也深深地影响着东亚内部的地缘政治。

与传统的均势不同,美国的平衡作用不仅体现在针对潜在地区大国,而且更多地体现在塑造东亚地区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由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四国组成。总部秘书处位于日内瓦,在布鲁塞尔和卢森堡设有办事处。

《环球时报》,2003年10月13日,第2版。

所谓“北冷南热”,是指东亚国家在订立 RTA 时所表现出的次区域性不平衡。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积极推动并与其他国家订立 RTA;另一方面,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很长时间内在此议题上进展相当缓慢。

内的多个双边关系上,比如两岸关系、日韩关系以及中日关系。通过微妙的平衡,美国牢牢掌控东亚局势的发展,并营造出其霸权无法退出的局面。结果是美国凭借外来平衡器的角色,通过改变东亚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达到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地区力量结构。

(二) 双边军事同盟

作为一个非东亚国家,美国与这一地区的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与美国在该区域军事存在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在这一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发挥作用最主要的依托。与北约相反,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不是采取多边途径,而是双边形式。其中,美日同盟是整个东亚同盟体系的基石。美国认为,在东亚,双边军事同盟及在同盟国的前沿部署是防止大国冲突或者是遏止潜在大国威胁本国利益的最有效机制。东亚盟国和在东亚 10 万驻军的存在,不仅拓展了美国的战略空间,而且最大化其在地区互动中的收益。一方面,军事结盟对第三国形成有效的牵制;另一方面,由于在军事和安全上的不对称性依赖,美国对盟友也处于强势的安全支配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仍继续推进其维持和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的政策。1995 年美国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的基调是以军事力量和同盟体制为基础,继续确保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9·11”后,为了反恐和区域安全的需要,美国加强了在东亚的军事联盟。2002 年 2 月,布什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是亚洲未来的一部分,美国承诺继续在这一地区驻军,巩固和加强美日这对“现代史上最伟大、最牢固的同盟”,并继续支持韩、菲、澳、泰等盟国。

(三) 多种手段并用的贸易政策

利用东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见表 2),美国能够以促进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名义,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提升本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利益。单边的,引用“超级 301”条款威胁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双边的,强迫其他国家采取自愿出口限制(VERs);多边的,强化建立新的贸易体系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商业利益。其中,单边和双边手段的主要指涉对象为日本,当然也包括中国。作为对这两个国家巨额贸易逆差的政策反应,在国内压力和地缘经济的双重考虑下,美国倾向发动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战”,并往往能获得一定成功。至于多边手段,是指美国力图通过 APEC,以泛亚太主义,而不是以东亚主义或是

东盟主义来整合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美国一贯对东亚内部的各种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对美国利益的一种排挤。在现实利益的考量下,美国在东亚的最高贸易目标是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并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开放的亚太多边贸易区。美国极力通过 APEC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以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份额。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以 APEC 忽视发展合作这一重要目标为代价的,因而也就损害了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表 2 东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 (单位: %)

国家 \ 时间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中国	5.4	8.5	8.2	16.6	20.9
日本	24.5	37.6	31.7	27.5	30.2
韩国	26.4	35.6	29.9	19.3	22.0
菲律宾	16.4	12.8	16.9	20.8	20.5
新加坡	12.5	21.2	21.3	18.3	17.3
泰国	12.7	19.7	22.7	17.6	22.5
马来西亚	27.5	35.9	38.0	35.8	29.9

资料来源: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2.

三 RTA 的外部性: 消解美国霸权

无论是作为“仁慈的帝国”或是“受邀的霸权”,也无论会对地区安全造成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美国力量在东亚的超强存在毋庸置疑。但是,美国霸权并非不会遭遇挑战。一个现实情况是,东亚目前蓬勃兴起 RTA 热潮会通过构建新地区秩序来消解美国霸权。

在研究 RTA 的作用时,传统方法是经济取向,关注签订 RTA 给本国、周边国家和本区域带来的贸易和投资变化,这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仅仅从经济效果

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从本质上和在严格的法理意义上是中国的内政。不过就其牵涉面和影响所及之广泛,则已超出了国内事务的范围。参见吴心伯:《东北亚的抉择: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 年第 5 期,第 21 页。

倪峰:《霸权稳定模式与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02 年第 7 期,第 12 页。

Joseph S. Nye, Jr., "Strategy for East Asia and the U. S. - Japan Security Alliance," *Defense Issue*, Vol. 10, No. 35, 1995, pp. 1 - 4.

《美国总统布什 19 日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讲全文》,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j/20917457>.

Jagdish Bhagwati, *Protectionis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8, pp. 82 - 84.

Jeffrey J. Schott, *The WTO after Seattle*,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pp. 13 - 15.

比如,在美国巨大压力下,日本同意“自愿限制”对美国的纺织品和汽车出口。

Hyun - Seok Yu,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Beyond Power and Interest - Based Approacher," *Asian Perspective*, No. 1, 2003, p. 271.

来解释,会面临诸多问题。因为在 RTA 的实践中,有许多国家和地区自愿加入 RTA 后在传统经济收益上是受损的。所以,必须超越单纯的经济分析,把 RTA 对外部安全和政治的影响也纳入研究框架中。在 RTA 和安全的关系上,多数学者认为 RTA 订立会有助于订立国之间的安全,并使其扩散至地区层面,从而确保地区和平。至于 RTA 的地区政治影响,大体有如下几种:(1)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2)认同的形成和瓦解;(3)表现缔约国间的友好关系或推动自由化的决心;(4)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

具体到东亚,RTA 的签订既有助于建立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又会重塑地区内部的权力结构。RTA 订立方式和对象的不同会影响各个国家的权力消长。考虑到目前所有实施和设想的重要的东亚 RTA,从“10+1”到“10+3”,再到东亚自由贸易区(EARTA)都排除了美国的加入,美国霸权衰落的可能性会更大。

(一) 美国平衡作用的降低

美国平衡作用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东亚各国之间的互相猜忌。由于对他国行为的担忧,外来强大力量的震慑显得特别重要,所以一些东亚国家宁愿以部分政治独立的丧失为代价换取对安全的需求。而 RTA 的签订,则可以借由以下方式直接保障邻国间安全:(1)通过增加订立国民众间的互动和信任;(2)通过增加订立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福利;(3)通过有权使用邻国的战略原材料。

此外,RTA 还可通过向外界发送政策连贯性的信号,以避免他国政府对本国政府的不确定性评估。为了逃避风险或受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常常会有改变政策的意图。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政府这么做几乎没有成本。而在签订 RTA 之后,作为外部约束的 RTA 通常能清晰地规定履行的条款及适当的惩罚措施,为维持政府的可信度,政府要遵守承诺。而且,前任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入 RTA 对后任政府形成约束。如此一来,东亚各国对彼此的行为便有了合理的预期,对承诺的履行也有了充分的信心。美国的平衡能力因此降低。

(二) 同盟效果的减弱

双边同盟是美国霸权在东亚的最重要基础和表现。美国的东亚同盟政策也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发生大的调整,但是其效果会因大幅增加的 RTA 而减弱。同盟效果的减弱有三层含义:(1)同盟功能泛化。同盟

应是“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而不应演变为政治组织或者经济组织,否则会稀释其军事意义,进而降低同盟效果。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为了拉住越来越以经济为优先的东亚盟国,不得不全方位来诠释“同盟关系”。^⑩(2)军事同盟的特定针对性弱化。在以经济互动为主流的东亚,各国寻求的是经济结盟(RTA 的签订)而非突兀地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同盟。即使对现存的美国东亚盟国而言,它们也会尽力避免针对区域内第三国的言辞和行动。(3)盟友的跟随程度下降。在经济领域,在东亚各国争相订立 RTA 的大背景下,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盟国还能像以前一样,为了美国利益而放弃经济主导权上的先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军事安全领域也大体如此。比如泰国或新加坡,很难想像它们会追随美国的政策以抗衡中国。^⑪

(三) 区域贸易地理的重新分布

一般而言,通过贸易创造机制,RTA 有利于区域内部成员的经济福利。但由于贸易转移效果的客观存

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欧盟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加入欧盟后,这些国家不仅贸易受益很小,而且必须对欧盟的预算付出显著的净支付。参见[英]彼得·罗布森著,戴炳然等译:《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理论上的分析还可参见 Raquel Fernandez and J. Ports, “Return to Regionalism: 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2, 1998, pp. 197 - 220; 李向阳:《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4期,第1-8页。

RTA 的签订无疑也会对国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塑造不同的国内利益集团等。参见 Eel Solingen, *Regional Orders at Century's Dawn: Global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Grand Strateg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Maurice Schiff and A. Winters, “Regional Integration as Diplomacy,”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2, 1998, pp. 271 - 295。

Hegle Hveem, “Political Regionalism: Master and Servant of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New Regionalism*,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9, p. 90。

Raquel Fernandez and J. Ports, “Return to Regionalism: 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2, 1998, pp. 203 - 204。

Richard Baldwin, “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7, November 1997, pp. 865 - 888。

Maurice Schiff and A. Winters, “Dynamics and Politic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Arrangement: An Introductio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2, 1998, pp. 185 - 186。

Raquel Fernandez and J. Ports, “Return to Regionalism: 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 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2, 1998, p. 205。

G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 1990, p. 104。

^⑩ 如 2002 年 2 月布什访问韩国时,就强调把美韩同盟关系发展到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见 <http://www.people.com.cn/CB/paper464/5511/566961.html>。

^⑪ Avery Goldstein,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Consequences for Asian Security Order,” in Muthiah Alagappa, eds., *Asian Security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3。

在,区域内贸易的增长幅度也因此超过与区域外的贸易,并导致贸易的开放度降低。对某些区域外成员而言,这构成了贸易利益的损害。以欧盟为例,其内部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从1960年的13.5%上升至1994年的24.5%,而其与外部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比例由1960年的20.5%下降至1994年的15.0%。假如“10+3”生效,它将对东亚各国和美国产生不一样的出口影响(见表3)。东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不仅因此减弱,而且客观上排挤了美国在东亚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加入RTA的东亚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增加在贸易政策制定方面对美国的集体讨价还价能力,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贸易规则制定。

表3 “10+3”对东亚各国(含美国)的出口影响
(单位: %)

国家或地区	出口变化(含农业)	出口变化(不含农业)
中国	13.6	10.2
中国香港	- 1.3	- 1.3
日本	6.2	4.3
韩国	7.5	6.0
中国台湾	- 2.1	- 2.0
印尼	6.3	3.9
马来西亚	5.8	4.4
菲律宾	6.6	4.5
新加坡	2.3	1.9
泰国	12.1	6.7
越南	13.5	11.7
美国	- 0.5	- 0.3

资料来源: LAEBA, Working Paper, 2002, No. 8.

四 美国的应对:继续失败?

事实证明,美国以APEC塑造和引导东亚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失败的。一方面,东亚成员没有从APEC框架中得到实惠,它们对APEC的期望大为降低;另一方面,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行动失败,使APEC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而且,APEC越来越专注于解决地区政治问题的趋势,也影响了美国一味通过APEC推进亚太经贸一体化的效果。所以,美国必须采用新的手段以消除东亚RTA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消解。理论上,美国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反对或加入。

(一) 反对及其可能性

美国是最有能力破坏东亚RTA进程的国家,并且在历史上,美国有过反对并成功的先例。但事过境迁,即使有反对的意图,几个客观因素的存在也限制了

美国反对的可能性:(1)1997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使得美国在东亚各国经济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大为减弱。(2)考虑到在西半球大力推进亚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的事实,美国没有借口反对东亚内部的回应型地区整合。(3)在全球盛行区域贸易集团化的情况下,东亚自身达成RTA显得尤为紧迫。(4)日韩等国对美国的追随程度令人怀疑。此外,美国也不一定有反对的动机。美国与东亚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打断东亚的RTA进程也会损及美国自身。而且,其巨大的市场规模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吸引力的。如果措施得当,美国可以通过加入东亚RTA的方式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

(二) 加入及其结果

美国选择的应对政策是竞争性加入战略。通过与符合标准的东亚国家签署RTA,刺激该签约国周边的国家与美国订立协议,并从中获得贸易协定内部的主导权。然后以已签订的RTA为基础,增加美国在整个东亚地区谈判中的筹码。事实上,美国已经把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RTA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重要部分。美新自由贸易区的签订是其前期成果,后续的举措,如与泰国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目前看来,虽然获得一定成功,但由于政策推行的目标选择、路径演进和条款累积等问题,美国在东亚的RTA政策很有可能失败或者实际成效不大。

1. 目标选择。美国在东亚RTA政策的重点在东盟国家,其中又以新加坡和泰国为优先谈判对象。但是,这些国家对美国经济的重要程度远不如东北亚三国,甚至不能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相比。由于关系

Christopher Dent, *The European Economy: The Glob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7, p. 169.

陆建人:《亚太经合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第62页。

早在1990年,东盟国家即有成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此构想是希望排除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影响,力图整合东亚国家的力量,从而消除美国对东亚经济事务的主导。但美国不仅本身强烈反对该设想,还强迫日本放弃参与。于是,EAEG在1991年东盟部长会议中改为合作性质较为松散的“东亚经济会议”(EAEC)。

关于美国反对东亚RTA的动机和限制,可参见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2002, Vol. 42, No. 3, pp. 440 - 455; Hyun - Seok Yu,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Beyond Power and Interest - Based Approach,” *Asian Perspective*, No. 1, 2003, pp. 261 - 288; Eng Chuan Ong, “Anchor East Free Trade in ASEAN,”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3, pp. 57 - 72.

“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目前美国达成RTA的对象中,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经济实力较强外,其余都是小国。参见表1。

复杂且贸易纠纷较大的缘故,中美之间达成 RTA 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日本,因为其国内强烈的农业保护,再加之与美国贸易冲突反复出现,两国短期内签订 RTA 也是困难重重。所以,与东亚国家之间的 RTA 相比,美国在东亚的 RTA 政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2. 路径演进。与东亚内部各国达成 RTA 的“先经济,后政治”谈判路径相反,美国是“先政治,后经济”,把政治和安全作为谈判的前提。要想成为美国 RTA 的考虑国,其他国家必须追随美国政策,支持其军事行动并提供切实帮助,也就是说,成为美国的盟友或者准盟友。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在美洲以外的 RTA 对象都是这种路径演进的结果,以色列、约旦、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莫不如此,正在谈判中的泰国和摩洛哥也是如此。过分注重政治和安全的回报违背了 RTA 的初衷,丧失了原本的经济效果,并降低政策推进的弹性。

3. 条款累积。美国有意借助 RTA 实现原本通过多边贸易谈判不能达到的条款,并以此条款为标准 and 基础,与新的候选国进行 RTA 谈判。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是美国在和墨西哥就加入 NAFTA 谈判时提出的,其他国家在与美国进行 RTA 谈判时也被告知,如果想进行谈判,也必须接受这个条款。禁止使用金融控制手段的条款是美国与新加坡谈判时签订的,但作为后来者的智利也不得不妥协。此外,2002 年美国国会在授权布什 TPA 时,首次明确设定了行政部门在贸易谈判中的环境目标,包括建立环境协商机制以加强缔约国的环境和人员健康的保护标准等。苛刻的条款大大束缚了美国政府在东亚推进 RTA 谈判的灵活程度。

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美国在东亚的 RTA 政策失败了,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上述具体政策的错误,而是美国念念不忘其霸权地位,误判并误导东亚发展趋势的结果。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抉择中,东亚国家选择了地缘经济,以经济增长作为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对地缘政治的偏好大为降低;而美国选择了地缘政治,以强调军事和安全作为其对东亚政策的导向,忽略地缘经济的合作要求。

五 结语:朝向新的东亚秩序

以 RTA 的订立为重要标志,东亚正在形成新的地区秩序。东亚新秩序的产生原因既不是由于有意推动的政府努力,也不是因为共同的亚洲认同,就现阶段而

言,这两者似乎都言之过早。与欧洲最初的整合相似,它是自发的以市场机制为动力的地区化进程的客观结果。这种经济需要驱动的东亚一体化不仅改变着地区政治利益的结构,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构建新的东亚秩序。

东亚新秩序的最显著特点是美国霸权的弱化和退出。尽管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东亚地区占据霸权地位,但这种单极统治在以订立 RTA 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东亚地区主义潮流下,已经开始露出破绽。虽然认为“美国对东亚内部的变化趋势起不到多少控制作用,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小”有点言过其实,但众多 RTA 可以在美国没有重大参与和很少发挥影响的情况下订立,这在以前确实是不可想像的。以双边同盟和扩大自由贸易为中心的强权体系,由于无法有效处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矛盾,最终将不得不逐渐让位于东亚政经新秩序。

为适应东亚的新局面,美国必须进行角色转换,放弃以政治和安全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狭隘霸权思维,平等地参与到东亚新秩序的形成进程之中。通过和东亚主要国家签订 RTA,在地区多边经济机构的框架内,美国或许可以最大限度地延缓其霸权的衰落过程。但从东亚 RTA 的实践看,美国并没有制定不同的东亚政策,还是把政治、军事作为焦点,试图为其霸权存在寻找正当性。这加剧了美国力量和地区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政策失误加速了自身的霸权消解过程。

对东亚国家而言,也要防止对未来东亚秩序的错误期望。新的东亚秩序不应是内视和排他的体系,美国利益和东亚利益密切相关的历史积淀决定了美国因素在东亚事务中仍有重要作用。东亚新秩序和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不仅不是完全排斥或者不可调和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互益的。

[收稿日期:2003 - 11 - 06]

[修回日期:2004 - 05 - 13]

[责任编辑:谭秀英]

即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简称 TPA),类似于克林顿时期的快速通道(Fast Track),它规定当美国总统谈判的贸易协定递交国会时,国会不能修改,只能接受或者拒绝。

The Trade Act of 2002, <http://thomas.loc.gov>.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 119 - 120.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East Asia And the Effect on American Hegemony**Song Guoyou(56)**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East Asia is likely to stimul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ast Asian Free Trade Area ,covering both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east Asia.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new regional system in East Asia ,the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externally will undermine the three American pillars in East Asia of balancing power ,an alliance system ,and effective trade policies. If America continues to base its East Asian policies on a geopolitical mentality , most likely it will fail in its future interactions with those East Asian states that are evolving toward a free trade area.

Asymmetric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RMB Strategy in Asia**Yao Zhizhong(62)**

Because of asymmetric competitive pressur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e other Asian countries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maintain a stable exchange rate between their currencies and the RMB. China has an advantage in Asian exchange rate coordination and does not need to adopt a common currency basket with the other Asian countries. Based on the above arguments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all kinds of exchange rat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in Asia ,arguing that the RMB strategy in Asia is to make the RMB a key currency and pointing out that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action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MB 's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a stable exchange rate in Asia.

Public Fields, Debates of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Comments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U. S. War in Iraq**Zhuang Liwei(67)****Summary of Chinese Studies on Sever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ssues in Recent Years (continued)****Editorial Offic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71)****Seminar Wrap-up :“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ntemporary China ”****Lv Xiaoli(78)**